

雷建军
LeiJianJun

清华大学副教授、《一张宣纸》导演、《四个中国人》作者之一

对话雷建军 行规，就是做人的道理

Q=生活周刊 A=雷建军

Q: 你们是怎么找到程宵春的?

A: 第一次认识他是在衢州当地的一个饭店里,我们说起对民间手工艺有兴趣,有个朋友认识程宵春,就喊他过来一起吃饭。在饭桌上,他讲述了衢州鸭头的来历和做法,绘声绘色的,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人挺有意思。经过了解就更有意思了——白天他是化肥厂的工人,装尿素,回到家里却过着传统土人的生活,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

Q: 我注意到无论在片子里和书里,你们都很强调细节,比如程宵春对各类动植物的熟悉,不经意间透露的品位等。

A: 对,这正是簾师这个行当打动我们的地方。程宵春生长在乡村,做簾师又需要到处跑,所以见多识广,对自然、对饮食的熟知程度令我们惊讶。这又表明簾师不单纯是一种职业身份,而是跟周边环境、传统生活相融合的。这一点,我们很少能在城市人身上看见。

Q: 更有意思的是“关系”,如同行之间的关系、师徒之间的关系,而且我注意到你一直在强调这个词。

A: 是的,拍摄过程中我认识到,就是这种关系形成了传统社会的纽带。你看那些行规,其实就是做人的道理,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,今天仍然通用。但传统社会不是靠灌输的。你看程宵春,这些行规是他父亲、师傅一边传授技艺一边说的,平时他们也就是这样为人处世,后辈潜移默化地就接受了。你再看河北赞皇的池素英,她通过跳扇鼓让全村人其乐融融,这在城市小区是看不到的。“关系”让传统社会团结有序地和谐共生。

Q: 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太爱讲“关系”。

A: 不,这里的“关系”不是指人脉。传统的“关系”有超功利性的一面,像程宵春、池素英他们世界里的“关系”不见得对自己带来多少好处,但他们就是这样做了。

Q: 无可否认,这种关系在渐渐消失,你认为症结在哪里?

A: 这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,工业社会的关系就是不一样的。但我们能不能吸收点什么?至少拍完纪录片、写了这本书以后,我们都很受触动。

Q: 为什么书名叫《四个中国人》?

A: 前言里有说明:四个中国人,简单而有趣地围观生活,可以有宏观的升华,但还要回到微观,从四个回到更多人的微观世界,让更好的精神生活在微观、在日常生根发芽。



手工造纸的工艺流程较为复杂,主要包括制浆、抄纸、晒干等环节。

有趣的是,坦然享受同行拥戴的程宵春每回拜访周乃空都毕恭毕敬。雷建军将这些看在眼里。他触摸到了一种绵远却行将消散的人际关系。

这些是规范同行的,程家还自定了一套师傅和徒弟之间的规矩。“师傅起床前,徒弟必须把擦滚筒、生火盆等水头工全部完成;师傅没歇工,徒弟不能坐下;出师以后,带徒弟要经过师傅同意;吃肉时,只能夹两块……”

不过,行规已基本失效。一方面是传统造纸业衰落,同行日益稀少,谈不上“偷窃机密”。另一方面,新兴的私人作坊无视规则,导致纸张质量下滑、假冒伪劣盛行。

程家自定的规矩也没了用处,因为程宵春已没有徒弟很多年。他带过3个徒弟,第一个干了两三年,跑去贩纸,“去年开着宝马回来,比我有钱,我只能骑摩托。”第二个后来去贩画,收入也不错。第三个才几天就开溜,“实在太苦了,受不住。”连徒弟都招不到,师徒传承就成为了空话。

事实上程宵春自己也并非专业簾师。他的正式身份是巨化集团的工人,在尿素车间工作,三班倒,内容是装尿素。他17岁通过招工进入巨化,已干了约30年。由于劳动强度不算高,纸簾行业又在走下坡路,程宵春不会放弃这份工作。

程家唯一的“全职工”是程宵春的父亲程鑫土,年近七旬。春节前是程家最忙碌的日子——两个月后是清明节,造纸厂要大量生产迷信纸,纸簾为必备工具,簾师自然要打提前量。

从前迷信纸地位一般,目前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,“哎,灭绝的纸张品种太多了。”程宵春感叹,“比如说榜纸,古代科举考试发榜或官府张贴告示,都用这种纸,风吹雨淋三年都不掉色。”至于最能体现士大夫精神的宣纸,当书法家、画家都被“书画纸”败坏了品位时,它的前景似乎也显得黯淡。程宵春坦承,如今购买正宗宣纸的客户就那么几个,前不久,97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向程家订了二十刀。

往昔的那个宣纸江湖,是再也回不来了。

链接 More

质朴的中国手艺人

除了浙江衢州打纸簾的程宵春,《四个中国人》中的另外三位分别是:吕崇德,陕西皮影艺人,命运多舛,但弹起月琴,就如泣如诉地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,拿起锄头就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;高喜业,陕北酸曲艺人,一生走南闯北,终于落叶归根,靠在红白喜事上唱酸曲为生;池素英,河北赞皇人,闲下来就组织村民打扇鼓,虽然穷,但有精气神。

